

烽火

曙光

源流

通道

前哨

熔炉

关键

和合

观察

# 它的首创之地就在辽宁 这把剑以“东北”为名

本报记者 郭平 文并摄

沈阳博物馆的展厅里，三年级小观众刘明修手里捏着一支“曲刃青铜短剑”文创冰淇淋，神气地轻轻挥了挥。剑尖因为拿得久了，微微有些融化，可他舍不得放进嘴里。这把“剑”太特别了，两刃弯曲如波浪，中间一道凸起的剑脊，和他见过的任何一把剑都不一样。他大概不知道，这把小小的青铜剑，牵出的是一段横跨东北亚数千年的文化传奇。青铜时代晚期，从辽宁到朝鲜半岛，再到日本列岛，都出现过这种造型奇特的短剑。而越来越多的考古证据指向同一个结论：它的首创之地，就在辽宁。

## “6512”中的秘密

4月的沈阳，时常会下雨。于洪区仙女河路与大通湖街交叉口东北角，郑家洼子青铜短剑墓陈列馆安静得只能听见雨声。

解说员周宁看见有人进来，热络地迎上去：“我来给您介绍一下吧。”她的讲解不是那种背稿子的腔调，带着沈阳人特有的爽利和亲切。凭经验，这种天气还来参观的，多半是真想弄明白点儿什么的。

郑家洼子位于沈阳西南，东距沈阳站约5公里，南距浑河3公里，地势低洼，多沼泽，故名“洼子”。

1965年，当地农民取土烧砖，翻出了陶片。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东北工作队的同志赶来调查，又采集到陶片和青铜泡，于是决定进行考古发掘。

那年一共挖了两次。5月挖出两座古墓，8月又挖出14座。真正让这个地方写进考古史的，是编号“6512”的那座墓——1965年发现的第12号墓。

周宁引着记者走到展厅东侧，一个拱门洞里，影壁上写着五个大字：“青铜短剑墓”。她说，大墓原址就在这里，如今已经保护回填，上面改成了展室。展室里有一件宝贝——鲁迅美术学院教授郑惠南亲手复原的6512号墓模型，逼真得让人仿佛能看见60多年前发掘时的场景。

1966年，辽宁省和沈阳市拨款为这座大墓搭起保护棚，建起围墙。1985年成立文物管理所，2015年重新修缮布展，院区也改成了青铜文化园。

从发现到今天，60多年，一代代文保人守在这里，守着一段被泥土封存的记忆。

## 谁人曾驾四套铃

6512号墓有多大？长5米、宽3米，墓底距地表1.4米。墓坑东边发现了牛骨，那是祭祀用的牲口，彰显了墓葬的祭祀规格。

墓里出土了797件随葬品，足足42种。其中最引人注目的，是三把曲刃青铜短剑。剑身细长，脊部凸起，横断面呈六角形，和中原那种笔直的青铜剑截然不同。其中33号短剑磨损痕迹明显，推测为墓主人长期使用的随身兵器。

辽宁大学历史文博学院教授华玉冰说，在东北亚使用这种青铜短剑的各个族群中，郑家洼子这一支，举足轻重。

但周宁想告诉记者看的，不只是剑。她走到展柜前，指着一件像喇叭一样的铜器：“这叫喇叭形铜器，其实不是喇叭，是马的头饰。”马的鬃毛从中间穿过，立在头顶，上面的菱形镂空既好看又透气。这样的铜器，墓里出土了4件。

4件马头饰，配上完整的马衔、马镳等马具，还有成对的圆形饰物——考古学家推断，墓主人出行用的是四驾双轮马车。

青铜时代晚期，中原的车驾制度已经相当严格。《尚书》和《礼记》里写得清楚：天子驾六，诸侯驾五，卿驾四，大夫三，士二，庶人一。

按照这个规矩，郑家洼子这位墓主，生前是当时北方地区仅次于诸侯的重要人物。

2500年前的辽东地区，已经有少量文字记载传世。《诗经·大雅·韩奕》里写道：“溥彼韩城，燕师所完……王锡韩侯，其追其貉，奄受北

国……”讲的是西周宣王时期，韩侯奉王命讨伐外族，收服了“追”和“貉”这些北方民族，封他们的首领为伯爵，他们则向王室进贡兽皮。有学者认为，“追”和“貉”同音，“其追其貉”就是“穆”和“貉”——正是东北地区的古族群。

郑家洼子这座墓，既有曲刃青铜短剑这样的本地文化符号，又有体现中原乘舆制度的马具。两种文化在这里相遇，让今天的我们得以窥见2500年前辽东社会的复杂样貌。



郑家洼子M12号墓出土，长三十一厘米，宽五厘米。  
子洪马贝堡出土，通长三十二厘米，宽五厘米。  
郑家洼子M1号墓出土，长二十八厘米，宽四厘米，曲刃长十四厘米。

## 佩剑者或为“统辖者”

那把做成文创冰淇淋的曲刃青铜短剑，原件是国家一级文物，出土时就摆在墓主人的右侧腰部。旁边还有一把木剑鞘，木头已朽烂，只剩下套在鞘口的铜箍。剑身上磨损的痕迹清晰可见。关于这种曲刃青铜短剑，考古学界给它起过不少名字：日本人叫它“辽宁式铜剑”，朝鲜研究者叫它“琵琶形剑”，中国学者有人叫它“丁字形剑”“柱脊剑”，吉林大学教授林云综合起来，称之为“东北系铜剑”。

它的起源，学术界有过争论。一说在辽西，理由是青铜铸造技术发达；一说在辽东，更看重文化脉络的延续。吉林大学教授赵宾福的研究表明，辽东地区的双砬子文化一、二、三期和后来的双房文化，是一条血脉相连的文化系统。到了双房文化阶段，曲刃矛、曲刃剑、方釜斧这

## 青铜短剑大墓人骨的人类学研究

性别	男
年龄	五六十岁
身高	168.3厘米
脑容量	1570.1毫升



郑家洼子出土的青铜剑，牵出了一段横跨东北亚数千年的文化传奇。  
制图 董昌秋 部分素材由AI生成  
考古学家推断，墓主人出行用的是四驾双轮马车。  
讲解员周宁介绍喇叭形器是马的头饰。

# 东北亚地区前所未见的一处战国墓地 鼎簋相伴并非随意而为

本报记者 郭平 文并摄

## 古道奇墓

国家社科重大项目“东大杖子墓地及相关遗址的整理与研究”首席专家、辽宁大学历史文博学院教授华玉冰，曾多次参与东大杖子墓地的考古发掘。他告诉记者：“这处墓地的发现，说起来有点儿特殊——是因为1999年破获的一起盗掘古墓、走私文物的大案，也就是‘10·28’大案，才被外界知道的。”

为了摸清这处墓地的底细并加以保护，从2000年开始，辽宁省、葫芦岛市、建昌县三级文物保护单位联合在东大杖子村反复进行考古勘探。前后勘明137座墓葬，专家推测总数应该在200座以上。东大杖子墓地位于建昌县碱厂乡东大杖子村，这里背靠燕山余脉，面朝大凌河，正好卡在华北通往东北的咽喉要道上——这条通道自古就是穿越燕山山脉的重要廊道。2000年到2012年，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单位先后进行了7次抢救性发掘，清理了47座墓葬，出土青铜器、陶器、玉器文物千余件(套)。2011年，这处墓地入选“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”。

华玉冰重点介绍了最具代表性的M40墓葬：“这座墓带墓道，平面呈‘甲’字形，两椁一棺，在整个墓地等级最高。那套陶制的七鼎六簋，就是从这处里出土的。”他还提到，墓里填土中埋着大量动物头骨，加起来有74个个体，还发现少量人骨。整座墓出土了数十件仿青铜彩陶礼器，有鼎、豆、簋、壶、灯等，纹饰以三角云纹、卷云纹为主，其中一件大鼎上的飞虎纹和陶案纹，工艺相当精湛。

华玉冰的团队还对M11墓葬出土的15件青铜器做了金相分析和铅同位素检测。结果显示，这些铜器工艺很丰富——铸造、热锻、热锻后冷加工都有。特别值得注意的是，里

走进辽宁考古博物馆的“长城文化主题展”，一眼就能看到那套陶制的仿青铜礼器：七只鼎，六只簋。它们摆在一起，身上满是拼接的纹饰——有的鼎足重新粘过，有的簋口缺了一小块。这组文物出土于东大杖子墓地，出土的时候已经碎成了成百上千片陶片。考古工作者花了几年时间，一片一片对、一块一块粘，才把它们重新立起来，露出两千多年前的模样。

鼎和簋的搭配，不是随意的摆设。文献与考古相互印证，让人逐渐看清了形成于西周的“鼎簋制度”。



东大杖子墓地出土的成套鼎簋组合仿青铜礼器。

面的匜和洗两件铜容器，采用了热锻后冷加工的工艺，器壁不足1毫米，是东北地区迄今发现最早的热锻薄壁铜容器。

“值得关注的是，”华玉冰说，“这些不同文化背景的铜器，铅料来源却很接近。M11出土的青铜器，与山西侯马铸铜作坊的铅锭特征高度吻合。这直接说明：战国时期，跨区域间的物流和技术交流已经非常活跃了。”

## 周礼“教科书”

在东大杖子墓地，出土成套鼎簋组合仿青铜礼器的墓葬，一共发现了两座。继M40挖出七鼎六簋之后，2012年，考古人员在它南

边大约28米的地方，又挖到了一座大型土坑竖穴木椁墓，里面同样出土了陶制的仿青铜鼎簋组合——这次是五鼎四簋。

这套鼎和簋的搭配，也有说道。《周礼·天官·膳夫》里写着：“王日一举，鼎十有二，物皆有俎。”东汉史学家郑玄解释：“‘鼎十有二’，牢鼎九，陪鼎三。”西周为何定这么细的规矩？说到底一句话：什么身份用什么，不能乱来。

至于鼎和簋具体怎么配，东汉经学家何休给《公羊传》作注时才为后人所了解：“礼祭，天子九鼎，诸侯七，卿大夫五，元士三也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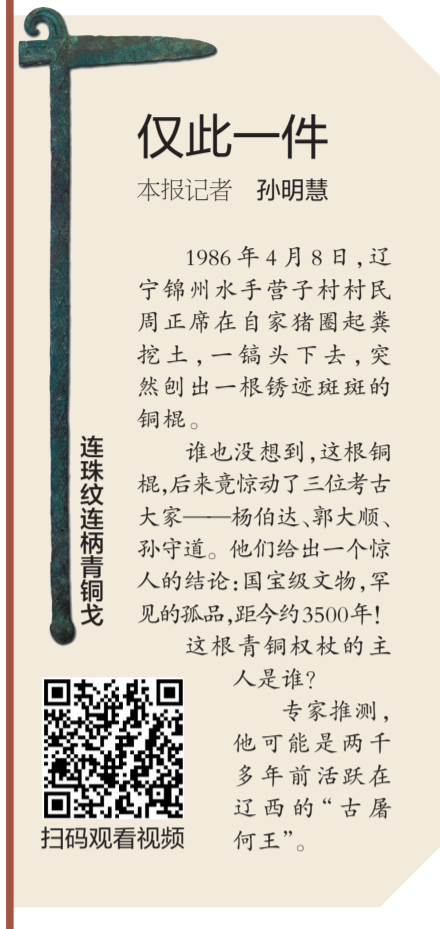
现代学者结合考古发现，越研究越清楚。目前学界多认为，宝鸡茹家庄M1甲室墓出土的五鼎四簋，是已知最早的列鼎列簋实

例，这套制度成熟并定型是在西周后期。而东大杖子墓地出土的这些鼎簋组合，不仅告诉后人墓主身份，更说明一个问题：那时候辽西的先民，已经对中原礼仪有了接收和认同。

这种跨地域的文化传播，不仅体现在鼎簋上，连棺材用的木材都有讲究。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树芝对东大杖子六座墓葬里的40件木材样品做了显微观察和鉴定，摸清了墓主人在木材上的选择：葬具主要用了柏木和松木，不同部位用不同的木料；器物部件则选了蒙古栎、辽东栎、青檀和槭木这些优良木材。

为什么这么选？王树芝觉得有两种可能。一种是柏木最贵，松木次之，所以大墓的

国宝AI了



## 仅此一件

本报记者 孙明慧

1986年4月8日，辽宁锦州水手营子村村民周正席在自家猪圈起粪挖土，一镐头下去，突然刨出一根锈迹斑斑的铜棍。

谁也没想到，这根铜棍，后来竟惊动了三位考古大家——杨伯达、郭大顺、孙守道。他们给出一个惊人的结论：国宝级文物，罕见的孤品，距今约3500年！这根青铜杖的主人是谁？

专家推测，他可能是两千多年前活跃在辽西的“古属何王”。



扫码观看视频

些青铜武器开始批量出现。原来偏居辽东半岛南端的这个文化，一下子强势起来，地盘扩张到整个辽东地区，影响力甚至越过辽西，跨过鸭绿江，直抵朝鲜半岛和第二松花江流域。

在这一大批青铜时代的考古发现中，郑家洼子6512号墓的规格，是最高的。来看看这位墓主人的排场：头上戴着铜簪和骨簪，脖子上挂着一串蓝绿色的天河石珠，一直垂到胸前。右膝旁别着刀囊和斧囊，刀囊里插着骨柄铜刀和铜锥，斧囊边放着铜斧和铜凿。脚上蹬着一双皮靴，靴面上钉了124枚铜泡做装饰。头上和脚下各立一面大型铜镜形饰，身体上等距离放着四面略小的铜镜形饰。

棺外椁内的随葬品更是惊人：棺西侧，剑槎里装着两把带木鞘的曲刃青铜短剑，还有一面铜镜；棺北侧，弓囊里有两张弓，一束71支箭，脚骨左侧还有一束98支箭；棺南侧，整整齐齐摆着四副马具。有学者推测，这位五六十岁的男子可能是当时的巫师——但即便他是巫师，也绝不是普通的巫师。更主流的看法是，他是当时社会的显贵，是首领一级的人物，甚至可能就是古辽东地区的“统辖者”。

走出陈列馆的时候，雨还在下。想象2500年前，这片低洼的沼泽地，一位身佩青铜短剑、脚踏铜泡皮靴、出行四驾马车的将领，曾在这里号令一方。他随身的那把剑，刃口磨了又磨，陪他征战、祭祀、统辖这片土地。如今剑在人去，但剑的形制却跨越山海，影响了整个东北亚的青铜文明。

棺用柏木，椁用松木。另一种可能是受了先秦礼制影响。唐初学者孔颖达解释《礼记正义》时说：“……天子柏，诸侯松……士杂木也。”东大杖子M47墓跟古礼正好对上——这背后透出的文化取向，已经很清楚了。

## 价值不可估量

华玉冰说：“关于东大杖子墓地的年代，学界普遍认为，上限能到春秋晚期，下限是战国中期。这个结论特别重要，它说明东北先民对中原文化的高度认同，比我们原来想的要早得多，而不是传统认为的‘秦开却胡’之后才开始。”他进一步解释：“从这个意义上说，秦开却胡，其实是固守原有的领土，不是去开拓新地盘。再加上现代科技考古手段的应用，东北地方文化与中原文化融合的很多细节，正一点点浮出水面。这为重新书写东北史，提供了非常扎实的史料。”

东大杖子墓地的分量还不止于此。超过200座的墓葬规模，长宽近10米的大型高等级墓，随葬成套精美的大型燕文化铜礼器，还有两把带着金柄套的曲刃青铜短剑——这些充满北方地域特色的器物凑在一起，足以说明：这是辽宁乃至东北亚地区前所未见的战国墓地。等级高，保存完整，地域文化色彩浓郁。它对研究公元前7世纪至公元前2世纪中国东北、北方乃至东北亚地区的民族活动，价值不可估量。

更重要的是，现有考古已证明：在秦开却胡前，辽西地区的一部分先民，对燕文化已经高度认同。这恰恰是燕国后来向东北拓展的基础。而那些年代较晚的大型封土墓，无论形制还是随葬品都带有很强的燕文化特征，又保留了本地色彩。这对于探讨燕、秦、汉时期中央政权如何治理东北，同样意义深远。

面对面